

人海中有个身影

朱启渝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人海中有个身影

朱启渝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何赐彬

封面设计：艾石之

封面题字：艾 芜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人海中有个身影

作者 朱启渝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1988年1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625

印数 1—6,000 册 字数 160 千

ISBN 7—5411—0168—0/I·162

定 价：1.49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三个中篇小说：《人海中有个身影》、《沟》和《春，在遥远的山沟里……》。

《人海中有个身影》写一个失足青年自身自拔的故事。作者不拘泥于这类题材常常表现出的对于世俗的鞭笞和给予失足青年一般同情的思想，而是探循他们自身自拔的自尊自重自信观念的复苏与迸发，因此有了更大的社会容量。《沟》写一对相爱的男女青年，冲破门第偏见而结合的故事。作者着力于男女双方父辈（特别是担任地委书记的女方父亲）各自不同角度的反省。《春，在遥远的山沟里……》写一个错划成地主成分的青年人，决心“不把成分更改过来不娶媳妇”，让爱的心扉关闭了近三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将爱的心曲拨动……。

小说故事曲折，扣人心弦，具有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的特点。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有一种执拗的追求，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启示。

人海中有个身影

一圈白雾在郑国庆头上环绕。哦，圆形的，带状的，一圈，又一圈……怎么？白雾变成了红云？一圈，又一圈，淡红，深红，殷红……

一颗小星星从天穹坠落，燃烧，炸裂，留下一道耀眼的弧形轨迹，晃得人睁不开眼……

昏迷了两天两夜后，郑国庆终于艰难地启开了浮肿的双眼。

年轻护士的一双纤纤素手正小心翼翼地退下他头上的纱布。一圈，又一圈，……

小星星还在眼前跃动、闪烁，最后，化成为输液瓶中透明的一滴、又一滴……

四周好多人的面孔在旋转，晃动。

他只觉密麻麻的锥刺正朝头皮里猛扎、剜心挖骨般地阵阵裂痛，周而复始的炙热冰凉，血管里象有无数虫豸懒洋洋地朝心脏爬近……郑国庆想抬起手臂来，但孱弱的一动，又昏迷了过去。

他又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苹果脸。孩子后面呢，那泪光盈盈的双眸，在默默的凝视之下闪闪发光，深沉地，安静地注视着自己。

她噙着泪朝自己笑了，那原本抿着的红润的、薄薄的嘴唇噘了起来，露出光洁的米牙。呵，是你，苗玉芹！你怎么来了？你当妈妈了？对对，我知道你当妈妈了，却没想到孩子长得这般大，这般灵秀聪颖……

“盼盼，快叫郑叔叔！”

“郑叔叔！”盼盼奶声奶气地叫了。

“告诉郑叔叔，你几岁了？”

“盼盼四岁。”孩子在他眼前伸出了四个嫩冬冬的小指头。

苗玉芹把孩子抱到郑国庆脸旁，那嘟起的小嘴发出的温热气息搔着他浮肿的双眼。“盼盼？”这名儿取得多好！他一切都明白，一切都清楚，但什么也讲不出来。两个微弱的亮点在他的眼瞳里游动。

那一切都过去了，好象发生在老远老远的洪荒年代……

郑国庆从那狭长的甬道上走出来了。

他走得很慢，低着头象在丈量长长甬道的距离。这个地方，他“光顾”过好几次了。他记得第一次进到这里来，甬道上还是一层炭渣，后来，管理人员带着他们用方

砖铺路面。歇气的时候，他还靠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干上，用碎玻璃片在上面无意中刻下了无数个“9”。管教人员问他干什么？他镇静自若地反问，“你数嘛，从头里数过来，这个不是第九棵么？”“9”就是“走”呵，郑国庆要从羁绊他的这个地方走出去，并且连头都不朝这边望一下。

不久，他出去了，可隔不多久又回来了，是被重新抓住转送到教养所的。他发现梧桐树干上的“9”，随着树皮的斑驳脱落，隐隐约约地都变成了歪斜的“6”，“6”就是“留”呵！难道这里竟是他人生旅途上的归宿不成？这狭长的甬道又通向何方呢？……此刻，他伫立在这棵梧桐树旁，往树一瞅，连“6”的些微痕迹都脱去了。他深深地吐了口粗气，理了理凌乱的鬓角，整个脸型这才显出几分斯文和温和来。他长得不算高大，单薄的身体倒也显得修长，拖在后面的身影却有些颠踬踉跄。最叫人迷惑不解的是他那一身崭新的瓦灰色纯毛料西装，猩红色的领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记不清是以怎样的速度跨出那道使他忿忿然的大门的，仿佛前脚还没沾地，后脚就已抬动了。他逃离般地往前走去，瞅见了不远处的一个瘦损的身影，心里陡然打起寒噤来。

白发母亲正瘫软地蹲在那里，浑身在悲恸中哆嗦。她没哭出一点声响，而无声的饮泣常常隐藏着更大更深的愁苦。老远就听到不少人在劝慰妈妈。

“大婶，啥事伤心嘛？莫要想不通，吐出来就爽快了吧！”

“哦，老人家，你是投亲不遇？还是身无钱粮？”

“……纵使家里人、老伴儿、儿子媳妇虐待了你，还有法庭撑腰讲公道呵，莫要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

母亲哭红了眼泡，就是不搭言，不张口，只是一个劲叹息摇头……

岂止是黄连苦在了心里，是儿子往妈身上戳刀呵！

一霎时，在林场工作的父亲每次探亲回家后一个劲长吁短叹的情景，妹妹戚然怨尤的神态，都活脱脱地在郑国庆眼前晃动起来。真比用鞭子把自己抽打得皮开肉绽还要痛苦十倍、百倍……

郑国庆拨开人群，伸手扶起妈妈：

“妈，我来了，走……回家！”他的故作镇静的声音中有几分胆怯，担心有人看到他是刚从那道门里出来的。

“呵，国庆……要学好呵！”

“妈，别哭……我改！”

“真改？别哄我。”

“真……改！”

郑国庆咬紧腮帮，他觉得有一股灼烫的血液直往脑门上冲，简直象子弹一样哒哒哒地朝他太阳穴上发射，以至他青白色的脸孔上沁出几许红色，亢奋得有些不能自持了，搀扶着母亲的手也有些软劲了……

“——让我来！伯母……靠在我手上！”

一双白皙的手从旁边伸了过来，象牙白的衬衣袖口上镶着浅钴蓝花边，在眼前一闪。与此同时，一双柔润温热的手不经意地触到了他的手背。随着年轻女性的声音，一双莹泽如水的眸子向他腴腆地一笑，满脸潮红。

“郑国庆同志，那天，怪我，我……我叫苗玉芹。”
她的声音越来越细小，似和他耳语。

“苗玉芹？”

“你忘了？是后来……我才认识你的……”

母亲愣神了。她望着眼前好心的姑娘不知所措。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几媳妇来了，十有八九是小两口吵架。看把婆婆气得！……”

“我说嘛，儿大女大都不留，留在屋里呀够你愁？图啥哟……”

劝慰的人们纷纷散去。

多么陌生的名字！郑国庆这才打量起姑娘来。当他看清了那纯洁如玉的椭圆形脸孔，红润而微赧的嘴唇时，便一怔，继而看见那象牙白的衬衣胸口上绣着的两朵桔红色的太阳花儿，不由得怒火中烧：

“你？……你滚开！”

“是我不好，郑国庆同志……请你原谅……”

“少来这一套……我不听！”

姑娘反倒益发笑容可掬起来：

“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我谢谢你，我不该……伯母，是我冤枉了他，那天……呵，老人家，让我扶你走！”

郑国庆手一挥，头一扭，又吼道：

“去去去！少啰嗦，说得轻巧，象根灯草，我发呕！滚远点！”

姑娘深深地吸了口气，强颜笑着，笑着，泪光盈盈地细语道：

637578

“你，你……别生气，我理解，这样的委屈……将心比心，我也后悔得很，真想替你承担……可事情，叫我怎么挽回呀？……”

郑国庆上前去“抢”母亲，可老人把陌生的姑娘抓得更紧了，还不停地摩挲着她白皙的手。妈妈眼里愁山苦海的上空，竟掠过了一抹亮光。妈妈，你知不知道？这一次进教养所，就是因为她的诬告呵！

妈妈依靠着姑娘往前走。

郑国庆一跺脚，气得鼻孔里嗤嗤作响，铁青着脸，头也不回地自顾往前冲去。

“国庆，你往哪去？往哪去哇？”

“伯母，你别急，小心摔着……我对不起郑国庆，也对不起你！”

妈妈剧烈地咳起嗽来。气的？累的？……

二

人生的事有许多巧合。

那天，他，郑国庆，一个看上去潇洒倜傥的小伙子，颇有几分矜持地从7路电车的终点站出来。他忽地站定，扭着头前后左右地察看身上的衣服弄脏没有，那是一套崭新的瓦灰色的纯毛料西装。他把猩红色的领带正了正，理了理西服后摆，又弯腰顺着西装裤子的“刀痕”理到脚背，然后尖起手指弹去裤脚上的尘埃。他望着脚上簇亮的三接头“火箭”牛皮鞋，嘴棱上荡漾开几丝不经意的

笑……

他细细品尝着那来自鞋尖的象咀嚼橄榄样的余味和芳香，悠哉游哉地往前去。他迎着正午的阳光眯缝起眼睛平视前方，庄重地伸手去抵了抵刚电烫过的鬓角，又挺了挺胸，喉咙里斯文地发出两下轻响。在这古老的省城里，在这千千万万普通人汇成的人海中，他也是其中的一滴水珠呵，这滴水珠也和其它的水珠一样随着大海潮涨潮落，浪飞浪涌。

忽然，他发现后面有一个人朝他赶来，那人的模样和管辖他家所在地段的唐户籍员有些挂象，尤其是那浓眉下逼人的目光，以及严肃的厚嘴唇，恍惚间简直维妙维肖。哦，看错人了，那人没穿民警服呀。他朝那人友好地一笑，又调回头径自走去。此刻，就是唐户籍，还有居委会治保主任徐二奶在面前，他郑国庆也会泰然自若。

因为，整整半年，一百八十多天，四千多个小时，他在家闭门思过！

也许是由于母亲的涟涟热泪，肖婆婆的谆谆教诲，也许是自我的发现和良知的复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痛楚的煎熬，酸咸的反省有了结果，万事万物都在变呀，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郑国庆发誓决不跨出黑漆院门半步！

他在这省城的西门、南门一带，是小有“名气”的，就因为他“横”，在兄弟伙中威望越来越高。真是打不完的架，“找”不完的钱，而且，人“横”了财运通哩，他“找”钱很少输，别人解不开的口袋，他总有办法解开……兄弟伙都纷纷主动来“投奔”他，“孝敬”他，夸他

“操得亮”，“操得转”，拱服他为“头儿”。人的自尊心是世界上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东西，它或使人变好，或使人堕落……郑国庆在无穷的斗殴和“找”钱中寻求刺激并维护自己“头儿”的尊严……

然而此刻，他堂堂正正地走在大街上。

他郑国庆哪是什么“头儿”、“扒手”、“偷儿”、“三只手”呵？他铁心“收手”了，向昨天告别！而明天，多么诱人的明天：他即将成为东郊电子厂的一名青工了！他忍不住又回过头去，朝那个酷似唐户籍的人注目笑笑，那人离他只有十来步远了。

东郊电子厂是个军工厂。居委会主任肖婆婆讲，这次厂里招两百名青工，其中有十名失足青年的指标；而在这十个名额中，就有他郑国庆。肖婆婆就住在院子里，她过去是小学教师，退休后担任居委会主任，是看着他长大的。闭门思过的半年里，肖婆婆常开导他，劝慰他，给他鼓劲儿，还说：“国庆，到大街上玩玩去呀，别憋出病来！喂，肖婆婆相信你能改好，……”肖婆婆一边唠叨一边总爱抹眼泪。院子里就数肖婆婆心肠慈，她对自己说话的模样就象妈妈一样，她不知跑了多少路，烧了多少香，拜了多少菩萨，才争来了这个名额……午饭后，肖婆婆就忙不迭地到招办打听明天的体检安排去了。郑国庆毅然“破门而出”，一是想到招办看看；二是去迎接肖婆婆。

郑国庆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突然，有人重重地在他肩上一拍！

他扭头，是那位浓眉大眼的假唐户籍。

“什么事呀？”

“跟我走！”

“哦，你认错人了吧？”他微笑着。

“别装模作样了，跟我走！”那人说。

“去哪里？”

“老实点，我们认识你！”

假唐户籍往口袋里伸手一掏，“唧当”有声，接着，发亮的东西在眼角一晃，“咔嚓！”郑国庆被铐上了。

“同志，你弄错了，真错了！”他心中平静得似一泓秋水，没有风起不了浪。

“不老实，从重处理！”便衣将他一推：“走！”

行入围拢来，惊诧地打量着这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啧啧声，窃语声，感叹声交织成使人心悸又具有蛊惑性的浪涛：

“真看他不出来，防不胜防呀！”

“得特别留神这种人，一身的保护色，真可以乱真哩！太缺德……”

“……龟儿子被钱打瞎了眼睛，去吃现成！”

郑国庆脸上的笑意消逝了，那隐伏着的桀骜不驯和玩世不恭的神情浮到了脸上。

这时，从7路电车终点站匆匆走来一个姑娘。象牙白的衬衣袖口上镶着浅钴蓝的花边，顺着富有弹性和曲线的身段往下看，是一条茶色的针织涤纶喇叭裤，喇叭口处，则露出一双款式新颖的高跟凉皮鞋，只不过白色的鞋面上，已被践踏上了不少污痕，连裸露出的白丝袜也弄脏了。唉，都怨这拥挤不堪的电车！

姑娘来到郑国庆面前。她模样并不漂亮，短鼻梁，单

眼皮，但那微蹙的薄嘴唇，紧蹙在一块儿的弯弯的眉毛，都恰到好处地在她白皙的脸孔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两束绉得松松的浓黑的冷烫鬓发，大大方方地垂在耳后，使得她的神情显得额外和谐柔美。于是，她脸上的每一部分，甚至腮上的两个小黑痣，都显得缺一不可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丑乖”吧。

他发现她用一种极其轻蔑的眼光睨视着自己，就象在看一只从阴沟里捉到的老鼠，既憎恨又厌恶。

“就是他！”姑娘对便衣说。

“你看清楚，别狗咬吕洞宾……”郑国庆忿然地叫道。

“哼，活该！”

“你才活该！”

姑娘气恼得满脸绯红，猛地象一只激怒了的小兔子似的，扑过来抓住郑国庆的衣领，扬起手臂——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郑国庆脸上，血红的五指印痕立时凸现出来。

姑娘转身扬长而去，高跟鞋甩过来一串得意的笃笃声，那神情简直有几分矫揉造作。

刚才，就在奔驰着的7路电车上，他发现了几双不怀好意的眼光在一位姑娘身上搜寻，并且慢慢地向她逼近。这些眼光他是熟悉的。靠到姑娘身边的是南门上的凌二龙，还有猫猫，成“二夹一”的攻势，站在车门旁的“二传手”是飞飞……这些兄弟伙并未注意到“头儿”在车上。他们背对着他，焕然一新的衣着又掩护了他。以往，

他只需一个小小的手势、眼神或轻轻的一声口哨，便会“全军撤退”或是发起“进攻”。但此刻，他不愿暴露自己，因为他不再是“头儿”，也不是兄弟伙中的一员了，今生今世，决不再与之伍，沆瀣一气了。他已洗手不干、脱胎换骨啦！就连这瓦灰色的纯毛料西装、三接头“火箭”皮鞋，都是来历清楚，可见天日的，这是他半年前在教养所里靠劳动挣得的。他将和这大街上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和眼前这位姑娘一样，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他们是中的一部分。他不由自主地慢慢朝姑娘靠拢去。

他已嗅到了从姑娘身上飘过来的馨香，还瞥见了她左胸脯的曲线上盛开着的桔红色太阳花儿，晶亮的珠光片花蕊闪闪烁烁，淡淡的馨香仿佛正从花儿上散发出来。

突然，郑国庆把两手举到头顶，吊住安全棒，为的是紧急避嫌。因为他觑见凌二龙已经开始行动了。

一只“火箭”好象无意中伸过去，踢了踢姑娘的凉鞋。

姑娘本能地移动了身体，伸到她口袋里的两个指头缩了出来。

猫猫从另一个方向下手了。“火箭”踩到了姑娘的鞋尖上。

姑娘终于忿忿然地一抬脚，懊恼地叽咕道：“讨厌！”

猫猫的手缩了回去。

前面就是终点站了，有人往车门移动。凌二龙抓紧时机下手。

这当儿，“火箭”干脆冷不防重重地踩到了凉鞋背上。

姑娘“哎哟”一声蹲了下去，对着郑国庆的**背影**骂起来：“流氓！”这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的钱包忽地掉了下来。

车到站了，几个兄弟伙裹挟在乘客中窜下了车，眨眼不见了。

姑娘拾起钱包，死死地盯着穿西装人的背影。待到他转过身来，她在他脸上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深不可测的微笑。而她，恼怒得涨红着脸朝地上呸了一口……

……

想不到便衣在车上早盯着自己！可是我的双手是高举着的呀，人正还怕影斜？……

“我们认识你！”对了，郑国庆是“挂了号”的“头儿”呀！……快快，叫住那姑娘，当面对质说清楚！没人证，那不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尿也是尿！咋分辨得明白……他急忙转过身来引颈张望。他的心猛然一阵痉挛，对着姑娘若隐若现的背影叫起来，象大海中的溺水者拼命想抓住救生圈一样。

“站住！喂……你……不要走！”

但是，姑娘被人流隔开了，仿佛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追上去陪伴她，一定是刚才在车上晃见过的那个娃娃脸盘的解放军。

便衣把他往前一推：

“快走！”

郑国庆感到突如其来的衰竭乏力，但他仍然对着周围的人吼叫道：

“我是去体检的！我是清白的！十个指标中有我一

个！……”

三

郑国庆又回到了那间闭门思过的小屋子。

这小屋是属于他的。靠里一间住着妈妈和妹妹，爸爸在僻远的林场工作，除了探亲，平时极少回家。此刻，连妹妹也不在家。他气咻咻地躺到床上。

那象牙白的镶着浅钴蓝花边的衬衣袖口怎么老在眼前晃动？苗玉芹？去她娘的！我怎么“输”在了她手里，冤枉进了趟教养所？虽说只不过“教养”了两天，但也是活天冤枉呀！半年的“思过”、“修行”，换来个这样的结果！郑国庆体会到一个清白中蒙羞受辱的滋味。他兀地翻身起来，忿然地三两下脱下那身西装一甩，又把“火箭”蹬掉，东一只西一只不知“发射”到了什么地方。这一身“打扮”，没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倒成了耻辱的印记，他发誓再也不穿了。他蒙头睡起来。

怎么睡得着呢？他巴望着肖婆婆来通知他去体检哩！每次他从外头浪荡回来，就会听到院坝那边肖婆婆的咳嗽声，不久，窗棂下还会响起她窸窣的脚步……她知道自己今天回来吗？知道的！教养所要通知居委会的呀。他一定要把那天车上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让她评评理，当着众人的面说个谁是谁非……但是，肖婆婆老不来。

“郑哥，郑哥，你回来了？”不知啥时候，莽子蹑手蹑脚溜进了屋。